支語
1280
特別
へ21
4254
4

早稲田高等學院
28月2日
圖書番號No.1280
入購
語學科演習室用

文先生說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該有此富貴大家千恩致謝各各齊分得東西自到船上發貨從此文若虛做了閭中一個富商就在那边取了妻小立起家業數年之間纔到蘇州定了一遭會舊相識仍舊去了至今子孫繁衍家道殷富不絕正是

運退黃金失色　時來頑鐵生輝
真與癡人說夢　思量海外尋龜

第九卷終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從來欠債要還錢　宜府於斯倍灼然
若使得來非分內　終須有日復還原

却說人生財物皆有分定苦不是你的東西縱然强奪哄得到手原來要一分一毫還還別人的從來日果報應的說話其事非一難以盡述在下先揀一樁希罕些的說來做個得勝頭回晉州古城縣有一人名喚張善友平日看經念佛是個好善的長者渾家李氏却有些短見薄識做些小便宜勾當夫妻兩個過活不曾生男育女家道儘從容好過其時本縣有個趙延玉是個貧难的人平日也守本分只因一時母親亡故無錢葬埋曉得張善友家事有的是心要去偷些來用算計了兩日果然被他挖個牆洞偷了五六十兩財物將母親殯葬訖自想道我本不是沒行止的只因家貧無錢葬母做出這個短頭的事來擾了這一家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A21
4254
4

〈97-72〉

人家今生今世還不的他來生來世是必填還他則個張善友次日起來見了壁洞曉得失了賊喜點家財箱籠裏沒了五六十兩銀子張善友是個富家也不十分放在心上道是昨夜被盜了去正在納悶忽然外邊有一個和尚來尋張善友張善友出去見了問道師父何來和尚道老僧是五臺山僧人為因佛殿坍損下山來抄化修造抄化了多時積得有百來兩銀子還少些個又有那上了疏未曾勾銷的今要別處去走走討這些布施身邊所有的銀子不便携帶恐有所失要尋個寄放的去處一時無有一路訪來聞知長者好善是個有名的檀越特來寄放這一項銀子待別處討足了就來取回本山去也張善友道這是便事師父只管寄放在舍下萬無一悞只管師父事畢來取便是當下把銀子看明白點討件數拿進去交付與渾家了出來留和尚喫齋和尚道不勞檀越費齋老僧心忙要去募化善友道師父銀子弟子交付渾家收好在裏面倘若師父來取時弟子出外必預先吩咐停當交還師父便了和尚別了自去募化那李氏授得和尚銀子在手滿心歡喜想道我終失得五六十兩這和尚們送將一百兩來豈不是補還了我的還有得多理就處一點心打帳要賴他的一日張善友要到東嶽廟裏燒香求子去對渾家道我去則去有那五臺山的僧所寄銀兩前日是你收著若他來取時不論我在不在你便與他去他若要齋喫你便整理些疏菜齋他一齋也是你的功勞李氏道我曉得張善友自燒香去了去後那五臺山和尚

抄他完了却來問善友取這項銀子李氏便白賴道張善友也不在家我家也沒有人寄甚麼銀來師父敢是錯認了人家了和尚道我前日親自交付與張長者長者收拾進來交付孺人的怎麼說此話李氏便賭咒道我若見你的我眼裏出血大和尚道這等說要賴我的了李氏又道我賴了你的我墮十八層地獄和尚見他賭咒明知白賴了爭奈是個女人家又不好與他爭論得和尚沒計奈何合著掌念声佛道阿彌陀佛我是十方抄化來的布施要修理佛殿的寄放在你這裏你怎麼要賴我的你今生今世賴了我這銀子到那生那世少不得要塡還我著恨而去過了幾時張善友回家問起和尚銀子李氏哄丈夫道剛你去了那和尚就來取我我雙手還他去了張善友好好也完了一宗算過得兩年李氏生下一子自生此子之後家私大發也似長將起來再過了五年又生一個共是二個兒子了大的小名叫做乞僧次的小名叫做福僧那乞僧大來極會做人家披星帶月早起晚眠又且生性慳吝一文不費二文不用不肯輕費著一個錢把家私弄得恁大可又作怪一般兩個弟兄同胞共乳生性絕是相反那福僧每日只是喫酒賭錢養婆娘做子弟把錢鈔不著疼熱的使用乞僧旁看了是他辛苦來的老大的心疼福僧每日有人來討債多是瞞著家裏邊借來花費的張善友要做好漢的人怎肯叫兒子被人家逼迫門戶不清的只得一主一主塡還那乞僧只叫得苦張善友疼著大孩兒甚恨著小孩兒濟費偏喫虧了立個主意把家私勻做三分分開他弟兄們各一分老夫妻留一分爭做家的自做家破敗的自破敗省

得万的累了好的一細凋零了那福僧個不成器的腹腸到要分了自由自在别無拘束自從家私到手正如

湯滌瑞雪　風捲殘雲

不上一年使得光光蕩乞了又要分了爹媽的這半分也自沒有了便又打攪哥哥不錄他看看至死張善友道成家的到有病敗家的倒無病五行中如向這樣顛倒恨不得把小的替了大的苦在心頭說不出來那乞僧氣盡已成暈竟不疼死了張善友夫妻大痛無声那福僧見哥哥死了還有剩下家私落得是他受用一毫不在心上李氏媽媽見如此光景一發捨不得大的終日啼哭哭得眼中出血而死福僧也沒有一些苦楚帶著母喪只在花街柳陌逕日混帳淘虛了身子害了癆瘵之病又看看死來張善友此時急得無法可施便是敗家的留得個種也好論不得成器不成器了正是

前生注定今生案　天數難逃天限催

福僧是個一絲兩氣的病時節到來如三更油盡的燈不覺的息了張善友雖是平日不象意他的而今自兩見死媽乞亦亡單單剩得老身怎辭得不苦痛哀切自道不知作了什麽罪業今朝如此果報得自下少一頭憤恨一頭想道我這個個業種得東嶽來來的不意被了爾閻君勾去了東嶽豈不知道我如今到東嶽大帝面前告苦一番大帝有靈勾將閻君過來或者還了我個把兒子也不見得也是他苦痛無聊的心想到此果然到東嶽叫喫訴道老漢張善友一生修善便是俺那兩個苦見和媽媽也不曾做甚麽罪過却被閻神屈周扠將去單剩得老夫只望神明將閻神追來與老漢見証一個明白者果然感受這業報老漢死也得瞑目詐跪喫倒在地一陣昏沉暈了去魂魄之間見個鬼使來對他道閻君有故張善友道我正要見冥王問他去隨了鬼使竟到冥王面前冥王道張善友你如何在東岳告我張善友道只為我媽媽和兩個孩兒不曾犯下什麽罪過一時都勾了去有此苦痛故此來告大帝做主冥王道你要見你兩個孩兒麽張善友道怎不要見冥王命鬼使召得來只見乞僧福僧兩個齊到張善友喜之不勝先對乞僧道大哥我與你家去來乞僧道我不是你什麽大哥我富初是趙廷玉不合偷了爾家五十多兩銀子如今加上幾百倍利錢還你家便和爾不親了張善友見大的如此說了只得對福僧說既如此二哥隨我家去也罷媽媽道我不是爾家甚麽二哥我前身是五臺山和尚你少了我的你如今也加百倍還得我勾了與你沒相干了張善友吃了一驚道如何我少五臺山和尚的怎生得媽媽來一問便好冥王已知其意說道張善友你要見渾家不難叫鬼卒與我開了劈都城拿出張善友妻李氏來鬼卒應聲去了只見押了李氏披柳帶鎖到殿前來張善友道媽媽你為何事如此受罪李氏哭道我生前不合浪費了五臺山和尚百兩銀子死後叫我歷遍十八層地獄我好苦也張善友道那銀子我只道還化去了怎知賴了他的這是自作自受李氏道你

怎生教我扯著張善友大哭冥王震怒拘案大喝張善友不覺驚醒乃是無在神案面前做的夢明明白白方省悟多是宿世的冤債主住了悲哭出家修行去了正是

方信道暗室虧心
難逃他神目如電
今日個顯報無私
怎倒把冥王埋怨

在下說何生說此一段因果只因有個貧人把富人的銀子借了去替他看守了幾多年一錢不破後來不知不覺交還了本主這事更奇聽在下表白一遍宋時沐棠曹州曹南村月周家莊上有個州學秀才姓周名榮祖字伯成連家張氏那周家先世廣有家財祖公公周奉敬重釋門蓋一所佛院每日看經念佛到他父親手裏一心只做人家為固修理宅舍不捨得另辦木石磚瓦就將那所佛院盡拆毀來用了此及宅舍功完得病不起人皆道是不信佛之報父親既死家私裏外通是榮祖一個掌把榮祖學成滿腹文章要上朝應舉他與張氏生得一子尚在襁褓乳名叫做長壽只因妻嬌子幼不捨得抱撥當墨三日兒同去他把祖上遺下那些金銀成錠的做一窖見埋在後面檐下怕路上不好揹帶只把零碎的細軟的帶些隨身房廊屋舍着個當值的看守他自去了話分兩頭曹州有一個窮漢叫做賈仁眞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喫了早起的無那晚間的又不管做什麼營生則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制泥托坯搭水運柴做苦工生活度日晚間在破寺中安身外人見他十分過的艱難都喚他窮賈見知是這個人稟性古怪拗執常道總是一般的人別人那等富貴奢華偏我

兄

這般窮苦心中恨毒有詩為証

又無房舍又無田
一般困眠安眉漢
每日城南窰內眠
何事囊中偏沒錢

說那賈仁心中不伏氣每日得閒空便走到東嶽廟中苦訴神靈道小人賈仁特來懺告小人想有那等駿馬宛羅著綿吃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賈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隨地眠徧地臥兀的不窮殺了小人小人但有些小富貴也為齋僧布施蓋寺建塔修橋補路惜孤念寡敬老憐貧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我是必做個好人我爺娘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必通果然彼他哀告不過感動起來一日禱告畢睡倒在廟廊下一靈兒彼殿前靈派侯攝去問他終日理天怨地的緣故賈仁把前言再述一遍哀求不已靈派侯有些憐他喚那增福神查他衣祿食祿有無多寡之數增福神查了便回覆道此人前生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毀僧謗佛殺生害命拋微淨水作賤五穀今世當受凍餓而死賈仁聽說慌了一發哀求不止道上聖可憐見但與我些小衣祿食我是必做個好人我爺娘在時也是盡力奉養的亡化之後不知甚麼緣故顛倒一日窮一日了我也在爺娘墳上燒錢裝紙燒茶奠酒源孫兒至今不曾乾我也是個行孝的人靈派侯道吾神試點伸他平日所為雖是不見則的善事却是報答父母也是有的今日據吾他理天怨地正當凍餓念他一點小孝常言道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吾等體上帝好生之德權且看有別家無德之福力借與他些

與他一個假子奉養至死償他這一點孝心罷增福神道小聖查得有曹州曹南周家莊上他家福方所積陰功三輩為他折罰如今把那家的福力借與他二十年待到限期已足著他雙手交還本主這個可不兩便麼派矣道這個使得喚過賈仁把前話吩咐他明白叫他牢牢記取比及你去做財主時素還的早在那裏等了賈仁叩頭謝了上聖濟拔之恩心裏道已是財主了出得門來騎了高頭駿馬放個響頭那馬見鞭影飛也似的跑把他一交跌翻大喊一聲却是南柯一夢身子還睡在廟簷下想了一想道恰絕上聖分明的對我說那一家的福力借與我二十年我如今該做財主一覺醒來財主在那裏彭是心頭信他則甚昨日大戶人家要打牆叫我尋泥去我不免去尋問一家則個出了廟門去道是時來福湊恰好周秀才家裏看家的常道因家主出久未歸正缺少盤纏又晚間睡著被賊偷得精光家裏別無可賣的止有後園中這一朵舊坍牆祇是要他沒用不如把泥去賣了且將就做盤費度日走到街上正撞着賈人曉得他是慣與人家打夠的就把這話央他去賣賈仁道我這家正要泥用誇個價錢告自來挑也果然走去議定了價挑得一擔算一擔開了後門一憑賈仁自掘自挑賈仁帶了鐵鍬鋤頭之類即刻來動手刨掘倒得一堵只見牆脚之下拱開石頭將泥掘下去仔細一看却像底下是空的把泥撬開泥下一片石板掘起石板乃是蓋下一個石槽滿槽多是土作塊一般大的金銀不計其數傍边又有小塊零星看著要了一驚道神明如此有靈已應著昨夢慚愧今日有分做財主了心生一計就把金銀放些在土器中土边覆著泥上裝了一擔且把在地中挑來晝的仍用泥土遮蓋以待再挑他扒著擔竟往栖身的破窰中權且埋著神鬼不知運了一兩日都運完了他是孤窮人有了這許多銀子也是他時運到來且會擺布先把些零碎小銀買了一所房子住下遂漸把窰裏埋的搬將過去安頓好了先假做些小買賣漫已的漸將大來不上幾年內蓋起房廊屋舍開了解與庫粉坊磨坊油坊酒坊做的生意就如米也似長將起來早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平日叫他做窮賈見的多改口叫他是員外了又娶了一房渾家却是寸男尺女皆無空有那鴉飛不過的田宅也沒一個承領又有一件作怪雖有了這樣大家私生活奢鄙即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要個一貫鈔就如挑他一條筋別人的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要他把與人就心疼的了不得所以又有叫地做慳賈見詩著一個吝字就叫做陳德甫在家裏處個館不是教學的館無過在解鋪裏上些賬目管些收錢還債的勾當賈員外日常與陳德甫說我怪有家私無個後人承領自已到不加街市上但遇著賣的或是肯過繼的是男是女尋一個來與我兩口兒喂眼也好說了不止一番陳德甫又轉吩咐了開酒務個店小二倘有相應的可來先對我說這裏一面尋螟蛉之子不在話下如說那周秀才自從同了渾家張沈孩兒長壽三口兒應舉去後怎奈命運未通功名不達這也罷了豈知到得家裏家私一室止留下一所房子尋七墻下所埋祖遺之物但見倒泥開剛剩得一個空石槽從此衣食艱難索性把這所房子賣了三

口兒復又去洛陽探親偏生這等時運正是

時來風送滕王閣　運去雷轟薦福碑

那親眷久已出外弄個滿船空載月明歸身邊盤費已用盡到得曹南地方正是暮冬天氣下着雨日大雪三口兒身上俱各單薄好生行走不得有一篇正宮調鵪鶉叫為證　是誰人張竹坡搖往下看見誰人剪水花迷眼界却便似玉球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粧就殿閣樓台便有那韓退之藍關前冷怎當便有那孟浩然驢背上也跌下來便有那剡溪中蕊回他子猷訪戴則這三口兒那的不凍倒塵埃眼見得一家受寒干般苦可甚麼千謂朱門九不開委實難捱

當下張氏道似這般風又大雪又緊怎生行去且在那裏避一避也好周秀才道我們到酒務裏去避雪兩口兒帶了小孩子未到一個店裏來店小二接著道可是要買酒喫的周秀才道小生是個窮秀才道可憐我那得錢來買酒喫店小二道不喫酒到我店裏做甚秀才道小生是個窮秀才三口兒探親回來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無衣肚裏無食來這裏避一避店小二道避避不妨那一個便著房子走哩秀才道多謝哥哥叫渾家領了孩兒同進店來身子冷瑟瑟的寒顫不住店小二道秀才官人你每受了寒了喫杯酒不妨秀才歎道我怎說沒有錢在身邊小二道可憐可憐那裏不是積福處我捨你一杯燒酒喫不要你錢就在招財利市面前那供養的三杯酒內取一杯遞過來周秀才喫了覺道和煖了些渾家在傍聞得酒香也要

杯兒被寒不好開得口正在與周秀才說話店小二曉得意思想道有心做人情便再與他一杯又取第二杯遞過來道娘子也喫一杯秀才謝了接過與渾家喫那小孩子長等不知好歹也想道要吃秀才當時即合下淚來道我兩個人也是這哥哥好意與我喫的怎生又有得道你小兒子便哭將起來小二問知緣故一發把那第三杯與他吃了就問周秀才道看你這樣寒酸難你把這小的兒與了人家可不妨秀才道一時捱不著人家要小二道有個人要你與娘子商量去秀才對渾家道娘子你所麼賣酒的哥計說你們這等饑寒何不把小兒子與了人家他有個人要渾家道若與了人家到也强似凍餓死了要那人養的活便與他去罷秀才把渾家的話對小二說小二道好教你們喜歡這裏有個大財主不曾生得一個兒女要一個小的我如今領你去兩且在此坐一坐我尋將一個人來小二三脚兩步走到對門與陳德甫說了這個緣故陳德甫走到酒務裏問小二道在那裏小二叫周秀才與他相見了陳德甫一眼看去見了小兒子長壽便道好個有福相的孩兒就問周秀才道小生本處人氏姓周名榮祖因家業凋零無錢使用將自己親兒情願過繼與人為子先生爾敢是要賣陳德甫道我不要這些有個質實外他的家財其大家中寸雀尺女皆無若是要了這小兒久後家財家計都是爾這孩兒的秀才道既如此先生作成小生則個陳德甫道爾且跟著我來周秀才叫渾家領了兒子一同跟了陳德甫到這家門首陳德甫先進去見了員外員外問道一向所托尋兒子的怎麼了陳德甫道員外且喜有一個小的了員外

道在那裏陳德甫道現在門首員外道是個貧窮人的陳德甫道是個貧秀才員外道秀才倒好可惜是個的陳德甫道員外說得好笑那有富的來賣兒女員外道叫他進來我看看陳德甫出來與周秀才說了領他同兒子進去秀才先與員外欽了禮然後叫兒子過來與他看員外看了一看見他生得青頭白臉心上喜歡道果然好個兒子就問了周秀才姓名轉到陳德甫道我要他這個小的須要他立紙文書陳德甫道員外要怎樣寫員外道不過寫道立文書人某人因口食不敷情願將自己親兒某過繼與財主賈老員外為兒陳德甫道只叫員外勾了文要那財主的字做什麼外道我不是財主難道叫我冒漢陳德甫曉得是有錢的心性只須寫道是只依著寫財主罷員外道還有一件要緊後面須寫道立約之後兩邊不許翻悔若有翻悔之人罰鈔一千貫與不悔之人用陳德甫大笑道這等那正錢可是多少員外道你莫管我只依我寫若他要得我多少我財主家心住指甲裏彈出來的可也吃不了陳德甫把這些話一一與周秀才說了周秀才只得低著口裏念的寫去寫到罰一千貫周秀才停了筆道這等我正鈔可是多少陳德甫道知他是多少我拾經也是這等說他道我是個貧富的財主他要得多少他指甲裏彈出來的著你吃不了哩周秀才也道說得是依他寫了却把正經的賣價竟不寫塡得明白他與陳德甫也是迂儒不曉得這些閑套只道口裏說得好聽料必不輒的豈知做財主的專一占刻算人討著小便宜口裏便甜如蜜聽不得的當下周秀才寫了文書陳德甫遞與員外收了員外就領了進去與施媽媽看了施媽也老眼昏花此時長青已有七歲心裏曉得了員外教他道此後有人問你姓什麼你便道我姓賈長青道我自姓高那賈媽媽道好兒子明白與你做花花襖子穿有人問你姓只說好賣長青道便做的紅袍與我穿我也只是姓周員外心裏不快竟不來打點周秀才秀才慌促陳德甫轉催員外員外道他把兒子留在我家他自去罷了陳德甫道他低頭看去還不曾與他恩養錢哩員外就起個賴皮心只做不省得道甚麼恩養錢隨他與我些罷陳德甫道這個員外休要人他因為無錢絕壹這個小的怎麼到要他恩養錢員外道他因無飯養活兒子絕過繼與我如今要在我家喫飯我不問他要恩養錢他倒問我要恩養錢陳德甫道他辛辛苦苦養這小的與了員外為兒專等員外與他些恩養錢回家做盤纏壹這等要他員外道立過文書不怕他不肯了他若有說話便是翻悔之人教他罰一千貫還我須了這兒子去陳德甫道員外怎如此鬧人要你只是與他些恩養錢去是正理員外道陳德甫看你面上與他一貫錢陳德甫道這等一個孩兒與他一貫錢成少員外道一貫錢許多寶字哩我富人使一貫錢似挑著一條筋你是窮人怎倒看得這樣寶易你且與他去他是讀書人見兒子一半錢孩子還是我的這等你是個好人依他又支了兩貫錢帳簿上要他親筆註明白了共成四貫拿出來與周秀才道這員外是個這樣怪吝的不肯添了小生只得自支兩月的館錢湊成四貫送與先生先生你只要見子落了好處不要計論多少罷周秀才道其道理倒難為著先生陳德甫道只要久後

記得我陳德甫周秀才道賈員外則是兩員先主替他出了一半這倒是先生發了小生
這陳德甫敢有忘恩負義無奈賈了你你在此可也免了些饑寒凍餒只要醒得些人事敢這家不
肯你我們得便來看你就是小兒子不捨得爹娘弔住了只是哭陳德甫只得去賣些果子
來吃住了他騙了他進去周秀才夫妻自去了那賈員外渴死了個兒子又且日日歎賣貧
的不費大錢自得其樂就叫他做了賈長壽曉得他已有知覺不許在他面前提起一句舊
話也不許着周秀才連消息往來古古怪怪常防得水泄不通豈知暗地移花接木已自双
手把人家父還他那長壽大半也看看把小時的事意怪可只認賈員外是自己的父親而
又作怪他父親一文不使半文不用他知心性同大看那銅錢便是土塊般相似人道是他
有錢順口叫他為錢舍那時媽已亡故賈員外得病不起長壽要到東嶽燒香保佑父親與
父親討得一貫錢他便背地與家僮與兒開了庫帶好些金銀寶錢去了到得廟上來此時
正是三月二十七日明日是東嶽聖帝誕辰那廟上的人好不來的多大色已晚揀著一個
廊下乾淨處所歇息可先有一對兒夫妻在那裏但見那形容黃虎衣服單寒男人頭上儒
巾大半都是塵埃堆積女子脚跟羅襪兩边泥土粘連定然終日道途間不似安居閨閣內
你道這兩個是甚人元來正是賈兒子的周舉祖秀才夫妻兩個只因兒子賣了家事已空
又往各處投人不意流落在他方十來年乞化回家忽聞要來賈家探取兒子消息路經泰

安用恰遇聖帝生日曉得有人要寫疏頭忽聞鼓吹喧天來史廟官廟官此時也用得他聲
望他在左廊下住則他也是個周秀才廟官好意拖這老乾淨地與他安知賈長壽見這光
地好叫與兒捱他開去與兒孤假虎威喝道弱弟子快走開去讓我們周秀才問你們是什
麼人與兒就打他一下道我舍也不認得問是什麼人周秀才道我爺是問了廟官在這裏
的什麼我舍來捱得我長壽見他不肯讓喝教打他與兒正在斯坦住周秀才人喊驚動了
廟官走來道什麼人如此無理與兒道賈家我舍要這塔與兒歇廟官道家有家主廟有廟
主是我留在這裏的秀才你如何用強奪他的宿處與兒道俺家我舍到的是錢與你一貫
錢借這銅兒田地歇息廟官見有了錢就改了口道我便叫他讓你罷都他兩個零換個所
在周秀才好生不伏氣沒奈他何只得依了明日燒香罷各自散去長壽到得家要賈員外
已死了也就做了小員外掌把了若大家私不在話下且說周秀才自東嶽下來到了曹庄
村正要去查問賈家消息一向不回家把芭酒多生疎了在街上一路懷訪問忽然渾家喜
起急心來早去一個素鋪牌上寫着招牌上字道須記我是陳德甫周秀才
謝那先生先生道不敢謝得只要臨我揚名指著招牌上字道須記我是陳德甫周秀才
記比娶了而盤陳德甫到渾家道這陳德甫名兒好熟我那裏有會過來而可記得渾家
道便要孩兒時做保人的不是陳德甫周秀才道先生也這麼老了則我便是賈
生可認得學生麼陳德甫相了一相道有些面善周秀才道先生也這麼老了則我便是賈

兒子的周秀才陳德甫道還記得我柴桑兩買我周秀才道此恩無日敢忘只不知而今
該那兒子好麼陳德甫道好教爾歡喜爾小兒賈長壽如今長立成人了周秀才道老員外
呢陳德甫道近日死了周秀才道好一個慳刻的人陳德甫道如今爾孩兒做了小員外不
比當初時節了且是以義疎財我這施粥的本錢也是他的周秀才道陳先生怎生喜我見
他一面陳德甫道先生你同嫂子在鋪中坐一坐我去尋將他來陳德甫走來尋賈長壽
把前話一五一十的對他說了那賈長壽雖是多年沒人題破見說了轉想幼年間事還自
隱隱記得急忙跑到鋪中來要認爹娘陳德甫領他拜見長壽看了搓搓喫了一驚道泰安
州打的就是他怎麼了周秀才道這不是泰安州奪我兩口兒宿處的應渾家道正是叫做
什麼錢舍秀才道我那時受他的氣不過那知即是我兒子長壽道孩兒其實不認得爹娘
一時冲撞爹娘恕罪而已見了兒子心裏老大喜歡終久年曾之間有些生疑長壽
道意不去道是莫非還記著泰安州的氣來忙叫與兒到家取了一匣金銀來對陳德甫道
小姪在廟中不認得父母冲撞了些個今先將此一匣金銀陪個不是陳德甫對周秀才說
了周秀才道自家兒子如何好受他金銀陪禮長壽跪下道若爹娘不受兒子心不安裏望
爹娘將就包容周秀才見他如此說只得收了開來一看喫了一驚原來這銀子上鑿著周
奉記周秀才道可不原是我家的陳德甫道怎生是你家的周秀才道我祖公叫做周奉是
他鑿字記下的先生剗看那字便明白陳德甫接過手看了道是倒是了既是爾家的如何

却在賈家周秀才道學生二十年前帶了家小上朝取應去把家裏祖上之物藏埋在地下
已後歸來盡數都不見了以致示貧賈了兒子陳德甫道賈老員外原係窮鬼與人挑土坯
的以後忽然景當起來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著了所以如此他不主兒女就遭殘著你家
兒子承領了這家私物踐蹟主豈非天意怪道他平日一文不使兩文不用不捨得浪費一
些元來不是他的東西只在此替你家看守罷了周秀才夫妻感歎不已長壽也自驚異周
秀才就在匣中取出兩錠銀子送與陳德甫推辭兩番只得受
了又念著居小二三杯酒就在對門叫他過來周秀才也賞了他一錠那居小二因是小事
也忘記多時了誰知出於不意得此重賞歡天喜地去了長壽就接了父母到家去住周秀
才把適才匣中所剩的交還兒子叫他明白把來歷與那貧難無倚的道念著貧時二十年
中苦是又叫兒子照依祖公公時節蓋所佛堂夫妻兩個在內雙修賈長壽仍舊復了周姓
賈仁空做了二十年財主只落得一文不使仍舊與他沒帳可見物有定主如此世間人枉
使壞了心機有口號四句為証

想為人稟命生於世　但做事不可瞞天地
貧與富一定不可移　笑愚民枉使欺心計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惟結面結心可以同生死結面那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紛追送謁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猶弟兄一關微利已交惡況復大難肯相親君不見當年稱死友至今史傳高其人

這篇詞名為結交行是次末世人心險薄結交頗難平時酒杯來往如兄若弟一遇臨大的事總有些利害相關便爾我不相顧了真個是酒肉弟兄千箇有落難之中無一人還有朝兄暮弟仇敵經放下酒杯出門便登弓相向的所以陶淵明欲如友稽叔夜欲絕交劉孝標又做下廣絕交論都是感慨世情故為忿懥之談耳如今我說的兩個朋友卻是從無一面的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後來患難之中死生相救這順穿做心交至友正是

說來真高冠塵動　道破荊卿劍氣寒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宰相代國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陽人氏有娃兒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俠性氣不拘繩墨因此沒人舉薦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寫了一封書教他到京參見伯父求個出身之地元振謂曰大丈夫不能投魏科登上第致身青雲亦當如班超傳介子立功異域以取富貴若但借門第為階梯所就豈能遠大乎仲翔唯唯適边報到京南中洞蠻作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要買囑人心歸順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每年一小犒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賞三年一大犒賞到文宗皇帝登位把這犒賞常規都裁脫了爲此群蛮一時造反侵擾州縣朝廷差李蒙爲姚州都督調兵進討李蒙領了聖旨臨行之際特往相府辭別四面請教郭元振曰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將軍宜以慎重行之必當制勝舍姪郭仲翔頗有才幹分遣與將軍同行俟破敵立功庶可附驥虎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與李蒙相見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又且當朝宰相之姪親口囑托怎敢推諉即署仲翔爲行軍判官之職仲翔別了伯父跟隨李蒙起程行至劍南地方有同鄉一人姓吳名保安字永固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雖與仲翔從未識面然素知其人義氣深重皆扶持濟救人的乃修書一封特遣人馳送于仲翔仲翔拆書讀之 書曰 不肖保安幸與足下生同鄉里雖缺展筆面如蘇深思以足下大才輔李將軍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勤學多年僅官一尉僻在劍外鄉閭絕域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恐厄遂曹之厥職也拾閒足下分憂急難有古人風今大軍征進正在用人之際倘垂念鄉曲錄及細微便保安得執鞭從事稱尺寸於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銜結

仲翔玩其書意歎曰此人與我素昧平生而驟以緩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已而不能與之出力寧不負愧乎遂向李蒙懇奬吳保安之才乞徵來軍中効用李都督聽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方義尉吳保安爲管記經打發差人起身探馬報李賊猖獗逼近內地李都督傳令星夜進行來到姚州江邊看我兵搶擄財物不及准備被大軍一擣都四散亂竄不成隊伍殺得他大敗李都督特差招引大軍乘勢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諫曰蠻人負險無比今兵敗遠道將軍之威已立矣宜班師回州遣人先備威德招徙內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墮詐謀之計李蒙大喝曰羣蛮今已喪膽不乘此機掃清巢洞更待何時汝勿多言看我破賊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數日直到烏蠻界上只見萬山疊翠草木蒙茸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傳令暫退平衍處屯札一面差亮土人訪問路徑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声四起蠻兵滿山遍野而來洞主姓蒙名細奴遂手執木弓藥矢百發百中羽箭谷洞蠻牙林首渡漢分明似鳥飛獸奔全不費力唐兵暗於伏中又且路生方倦如何抵敵李都督驍勇善戰英雄無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將盡歎曰悔不聽郭判官之言乃爲大羊所侮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軍皆沒於蠻中後人有詩云

馬援銅柱標千古　諸葛崇臺鎮九溪
何事唐師皆沉沒　將軍姓李數偏奇

又有一詩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以自取敗詩云

不是將軍數獨奇　全軍深入總堪危
當時若聽還師策　縱有羣蛮誰敢窺

其時郭仲翔也被擄去細奴遂見他手神不凡叩問之方知是郭元振之姪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原來洞蠻從無大志只貪圖中國財物擄掠得漢人即分給與各洞頭目功多

分得多功少分得少其分得人不問賢愚只如奴僕一般供他驅使斫柴削草飼馬牧羊昔是人口多的又可轉相買賣漢人到此十個九個只願死不願生郭又有蠻人看管求死不得有甚慶苦楚這一場厮殺擄得漢人甚多其中多有有職位的蠻酋一一審出許他寄信到中國去要他親戚來贖獲其厚利你道被擄的人那一個不思想還鄉的一開此事不論富家貧家都寄信到家鄉來了就是各人家屬十分沒法處置的只得罷了若還有親有昏挪移補湊得來那一個不想借貸去取贖那蠻酋忍心貪利隨你孤身窮漢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贖回若上一等的憑他索詐烏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姪高其贖價索絹一千疋仲翔想道若要千絹除非伯父處可辦只是閑山遠遠怎得寄個信去忽然想著吳保安是我知己我與他從未會面只是見他數行之字便力薦於李都督召爲管記我之用情他必然之幸他必然不與此難此時多應已到姚州可央他附信於長安豈不便乎乃修成一書逕致保安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祥細尚水固不見遷棄俾話伯父早來見顧尚可生還不然生爲受困死爲蠻鬼永固其恐之乎永固者保安之字也書後附一詩云

笠子爲奴乃異域　蘇卿受困在初年
知君義氣深相閔　願脫征驂學古賢

仲翔修書已畢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被贖放回仲翔乘便就將此書付之眼盼盼看著他人去了自己不能插飛萬箭攢心不覺淚如雨下正是

眼看他鳥高飛去　身在籠中怎出頭

不題郭仲翔塞中之事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已知郭仲翔所薦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週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一主一僕飛身上路赴往姚州赴任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吃了一驚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不免留身打探情形解糧官從塞垣放回還得有個翔之信吳保安折閱看了好生悽惨便寫回書一紙書中許他取贖留在解糧官處囑他親便寄到塞中以慰仲翔之心忙整行囊逕至長安進發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東川正是個順路保安連不回家直到京邸未見郭元振祖公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家小都扶柩而回了吳保安大失所望盤纏罄盡只得將僕馬賣去將來使用獲身回到遂州見了妻兒放聲大哭張氏問其緣故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要去贖他爭奈自家無力使他在窮鄉懸掛我心何安說罷又哭張氏勸止之曰常言巧婦婦責不得沒米粥你如今力不從心只索付之無奈了保安搖首曰吾向者偶寄尺書郎蒙郭君重情薦投今彼在死生之際以性命托我我何忍負之不得郭回誓不獨生也於是傾家所有估計來止值得絹二百疋遂撥了妻兒欲出外爲商又怕塞中不時有信寄來只在姚州左近販運朝雖奔走東趁西紡身穿破衣口吃粗糠離一錢一要不敢妄費都積來爲買絹之用得一望百滿了百疋就寄放姚州府庫眠裏夢裏只想著郭仲翔三字連妻子都忘記了蓬蓬的在外走了十餘年頭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還未足千疋之數正是

離家千里逐離刀　只爲相知意氣饒　十載未償營洞債　不知何日慰心交

話分兩頭却說吳保安妻張氏同那幼年孩子孤孤悄悄的住在遂州初時逕有人看縣尉面上小意兒周濟他一連幾年不通音信就沒人理他了家中又無積蓄捱到十年之外衣單食缺萬難存活只得并些幾件破家貨變賣盤纏連夜了十一歲的孩兒親自問路欲往姚州尋取丈夫保安妻夜宿朝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比到得戎州界上盤費已盡計無所出欲待求乞前去又含羞不慣思量還要命不如死休看了十一歲的孩兒又割捨不下左思右想看看天晚坐在烏蒙山下放声大哭驚動了過往的官人那官人姓楊名安居新任姚州都督正領着李蒙的缺從長安馳驛到任打從烏蒙山下經過聽得哭声哀切又是個婦人停了車馬安居問之張氏手挽着十一歲的孩兒上前哭訴曰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此孩兒即妾之子也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蕃中欲營求千疋絹往贖還妾母子久住姚州十年不通音信妾貧苦無依親往尋取糧盡路長是以悲泣耳安居暗暗欣羨道此人眞義士恨我無緣識之乃謂張氏曰夫人休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一到彼郡即差人尋訪尊夫夫人行李之費都在下官身上請到前途館驛中當與夫人設處張氏收淚拜謝雖然如此心下尚恐惶惑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張氏母子相扶一步步捱到驛前楊都督早已吩咐驛官伺候問了來歷請到空房飯食置次日五鼓楊都督起馬先行驛官傳楊都督之命將十千錢贈爲路費又備下一輛車兒差人扶送至姚州普湖驛中居住張氏心中感激不盡正是

好人還遇好人救　惡人自有惡人磨

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不若不三四日便尋着了安居請到都督府中除階迎接親執其手登堂慰勞因謂保安曰下官常聞古人有生死之交今親見之足下矣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見在驛舍足下且往暫敍十年之別所需絹疋皆千吾當爲足下圖之保安曰僕爲友盡心圖其分內奈何累及明公乎安居曰昔公之義欲成公之志耳保安叩首曰既蒙明公高誼僕不敢固辭所少尚三分之一如數即付僕當親往蕃中贖取吾友然後與妻孥相見未爲晚也時安居初到任乃於庫中撮管官絹四百疋贈與保安又贈他全副鞍馬保安大喜領了這四百疋絹并庫上七百疋共一千一百之數騎馬直到南蠻界口尋個熟蠻往蕃中通話將所餘百疋絹盡數把他使費只要仲翔回歸心滿意足正是

應時還得見　勝是岳陽金

却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初時好生看待飲食不缺過了一年有餘不見中國人來講話烏羅心中不悅把他飲食都裁減了每日一餐若他看管蠻家仲翔打熬不過思鄉念切乘烏羅出外打圍拔開脚步望北而走那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仲翔走了一日一夜脚底都破了被一般看家的蠻子飛也以赶來捉了回去烏羅大怒將他轉賣

與南洞王新丁蠻爲奴離烏蠻部二百里外那新丁最惡差使小不遂意輒笞百皮鞭已得背都青腫如此已非一次仲翔苦捉個空又想逃走爭奈路徑不熟只在山回內盤旋又被那本洞蠻子追著了拿去獻與新丁新丁不用了又賣到南方一個去一步遠一步了那洞主號菩薩蠻更是刑害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乃取木板兩片各長五六尺厚三四寸教仲翔把兩隻脚立在板上用鐵釘釘其脚面直透板內日常著二板行動夜間納上洞中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一毫轉動不得兩脚被了虐常流膿血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有詩爲証

土牢木鎖苦難堪
身賣南蠻尚更南
十年不達中原信
夢想心交不敢譚

却說塾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蠻說知求贖郭仲翔之事烏蠻曉得絹足千匹不勝之喜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南洞主新丁又引至菩薩蠻洞中交割了身價將仲翔兩脚釘板用鐵鉗取出來釘那釘頭人肉已久腐水乾後方生成一般金香重復取出這疼痛比初釘時更甚雖忍血流滿地仲翔登時悶絕良久方醒寸步難移只得用皮袋盛了兩脚蠻子扛擡著直送到烏蠻帳下烏蠻收足了絹疋管死活把仲翔交付塾蠻轉送吳保安收領吳保安接者如見親骨肉一般這兩個朋友到舍方纔識面未暇敘話各睜眼看了一看抱頭而哭皆疑以爲夢中相逢郭仲翔感謝吳保安自不必說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半人半鬼兩脚又動彈不得好生悽慘讓馬與他騎坐自己步行隨後同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原來楊安居實在郭元振門下做個幕僚與郭仲翔雖未所識却有通家之誼又且他是個正人君子不以存亡易心一見仲翔不勝之喜教他洗沐過了將新衣與他更換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脚痛自好飲好食將息不勾一月平復如故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方纔到普湖驛中與妻兒相見初時分別兒子尚在襁褓如今十一歲了光陰迅速未免傷感於懷楊安居爲吳保安義氣上十分敬重每每對人讚奬又寫書與長安貴要稱他乘家贖友之事又厚贈資糧送他往京師謁官凡姚州一郡官府見都督如此用情無不厚贈仲翔仍留爲都督府判官保安幾案人所暗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仲翔再三推辭保安那裏肯依只得受了吳保安謝了楊都督同家小往長安進發仲翔送出姚州界外痛哭而別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單身到京師補嘉州彭山丞之職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迎接家小又方便保安歡喜赴任去訖不在話下再說郭仲翔在蠻中日久深知欵曲蠻中婦女儘有姿色價反在男子之下仲翔在任三年陸續差人到舊洞購求年少美女共有十人自己教成歌舞鮮衣美飾特獻與楊安居伏侍以報其德安居笑曰吾重生高公故樂成其美耳言及相報得無以而并見待耶仲翔曰尚明公仁德敢軀再造特求此蠻目奉獻以表區區明公若見辭仲翔死不瞑目矣安居見他誠懇乃曰僕有幼女敢應鍾愛勉受一小日爲伴餘則不敢如命仲翔把那九個美女贈與楊都督帳下九個心腹將校以顯楊公之德時

朝廷正追念代國公軍功要錄其子姪楊安居表奏故相郭震嫡姪仲翔者始進諫於李蒙預知勝敗纔陷身於蠻洞備著堅貞十年復返於故鄉三載効勞於幕府蔭既可後功亦宜酬於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自從離家到今共一十五年了他父親和妻子在家閨得仲翔陷沒蕃中杳無音信只道身故已久忽見親筆家書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舉家歡喜無限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大有聲譽陞遷代州戶曹參軍又經三載父親一病而亡仲翔扶柩回歸河北喪葬已畢忽然歎曰吾賴吳公見贖得有餘生因老親在堂方謀奉養未暇圖報私恩今親沒服除豈可置恩人於度外乎訪知吳保安在宦所未回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不期保安在蒲家貧無力赴京聽調就便在彭山縣居住六年之前患了病症夫婦雙亡權葬在黃龍寺後隙地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讀書識字就在本縣訓蒙度日仲翔一聞此信悲啼不已刺製縗麻之服腰絰執杖步至黃龍寺內向塚號泣且禮祭奠七畢尋吳天祐相見朗將自己衣服脫與他穿了呼之為弟商議歸葬一事乃為文以告於保安之靈發開土堆止存枯骨二吳仲翔痛哭不已旁觀之人莫不墮淚仲翔預製下鍊囊以為裝保安夫婦骸骨又恐失了次第欲葬時一時難認逐節用墨記下裝入鍊囊總貯一竹籠之內親自背負而行吳天祐道是他父母的骸骨遂將雙手來奪那竹籠仲翔那裏肯放下哭曰永固為我連走十年今我暫時為之負骨少盡我心而已一路且行且哭來到旅店必置竹籠於上坐將酒飯漢奠過了然後與天祐同食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方敢就寢自

州到魏郡凡數千里都是步行他兩脚負劍木板雖然好了衆是血脉受傷一連走了幾日脚面都紫腫起來內中作痛看看行走不動又立心不要別人替力勉强挺去有詩為証

酬恩無地只奔喪　負骨徒行日夜忙　遥望陽平數千里　不知何日到家鄉

仲翔思想前路正長如何是好天晚就店安宿乃設酒飯於竹籠之前含淚再拜虔誠哀懇願吳永固夫婦靈保祐仲翔脚患頓除步履方便早到武陽縣中全不疼痛此乃神天獲祐吉人不但吳保安之靈也再說仲翔到家就留吳天祐同居打掃中堂設立吳永固夫婦神位買辦衣衾棺槨重新殯殮自己戴孝一同吳天祐守幕祭弔雇匠造墳凡一切葬具照依先葬父親一般又立一道石碑詳記保安棄家贖友之事使往來讀碑者盡知其善又同吳天祐廬墓三年那三年中教訓天祐經書得他學問精通方好出仕三年後要到長安補官念吳天祐無家未娶擇宗族中姪女有賢德者替他納聘割東邊宅院願讓他居住成親又將一半家財分給天祐過活正是

昔年為友拋妻子　今日孤兒轉受恩　正是投瓜還得報　善人不負善心人

仲翔起服到京補屬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仲翔思念保安不已乃上疏其略云

臣聞有善必勸者國家之典有恩必酬者亦匹夫之義臣自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禦蠻寇一戰奏捷臣謂深入非宜而當時重主帥不聽全軍覆沒臣以中華世族為絕武弱

囚蠹賊貪利責絹還俾謂臣宰相之職索至千正而臣家絕萬里無信可通十年之中備
嘗艱苦凡膚毀剔靡刻不淚牧羊有志射雁無期而蓬州方義尉吳永固適至姚州與臣
雖係同鄉從無一面徒以意氣相慕遂謀贖臣經營百端撤家數載形容憔悴妻子飢寒
救臣於重死之中賜臣以再生之路大恩未報遽溘殁臣今幸沾朱紱而保安子天祐食
藿無聲臣竊愧之且吳天祐年富學深足堪任使願以臣官讓之天祐庶幾國家勸善之
典與下臣酌恩之義一舉兩得臣甘就退閒沒齒無怨謹昧死披瀝以聞
時天寶十二年也疏入下禮部詳議此一事關動了舉朝官員雖然永固施恩在前也難辭
郭仲翔義氣眞不愧死友者矣禮部爲此覆奏盛誇郭仲翔之品宜破格俯從以勵澆俗吳
天祐可試嵐谷縣與嵐州相鄰使他兩個朝夕相見以慰其情
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朝廷依允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謝恩出京回到武陽縣將告
身付與天祐備下祭奠再告兩家墳墓擇於吉日兩家宅眷同日起程向西京到任那時做
一件奇事遠近傳說都道吳郭交情雖古之管鮑猶在不能及也後來郭仲翔在嵐州吳天
祐在嵐谷縣皆有政績各陞遷去嵐州人追慕其事爲立雙義祠祀吳保安郭仲翔里中凡
有約誓都在廟中禱告香火到今不絕有詩爲證

頻頻攜手未爲親　臨難方知意氣眞　試看郭吳眞義氣　原非平日結交人

第十一卷終

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翻手爲雲覆手雨　君看管鮑貧時交

紛紛輕薄何須數　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兩個自幼時以知心之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
下信用類達東萊管仲爲齊佐官在已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一管仲嘗有幾句言語道
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
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謀論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必曰管鮑
多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爲賈分利
今日說兩個朋友偶然相見猶爲兄弟各捨其命留名萬古春秋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
相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姓左雙名伯桃幼亡父母
能力攻主是卷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業年成四旬囚中國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持
強霸者多未嘗出仕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賢士乃携書一卷辭別鄉中鄰友逕奔
楚國而來適逢來到雍地時值隆冬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割面濛濛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不比他時和氣一山色不明常暗日光
偶露這微天涯遊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經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濕了看看天色黃昏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燈光逕奔那個去處見矮矮籬色圍著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扣柴門中有一人啓戶而出左伯桃立在簷下慌忙施禮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資旅邸之處來借一宿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否那人聞言慌忙答禮遂入屋內伯桃視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乾衣服卻當會話當夜燒竹爲火伯桃烘衣那人炊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之物爲歉伏乞恕罪伯桃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當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夕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待結爲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角哀拜伯桃爲兄一住三日雨止道乾伯桃曰賢弟有王佐之才抱經論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爲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願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食米裹其茅屋二人一同望南方而進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羅身旅店中盤費罄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爲一天大雪怎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飛片片鵝毛亂舞團空擾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

鑾鑾旨黃赤黑掀一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斷魂

二人行過歧陽道經梁山路間及樵夫皆說從此去百餘里並無人烟盡是深山曠野狼虎成羣只好休去伯桃與羊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又行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次日雪益下得緊山中彷彿盈尺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餘里絕無人家行屬不敷衣單食缺一人獨往可到楚國二人同去縱然不凍死亦必餓死於途中與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賢弟可獨往此糧於途強押而去我是實的行不動了寧可死於此地待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那時却來葬我未遲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義氣過於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後伯桃而行行不一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且於道傍尋個歇處見一林枯桑頗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燒些枯材以禦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來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的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著角哀大驚曰吾見何以如此伯桃曰吾尋思無計賢弟勿自慎了速穿此衣服食糧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離伯桃曰一皆餓死白骨誰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願解衣與見穿了見可帶糧去弟寧死於此伯桃曰我平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強兼胸中之學力我所不及若見楚君必登顯位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宜速往角哀曰今見餓死桑中我獨取功名此大不義之人也我

不爲之伯桃曰我自離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於此乃我之罪也言訖就欲跳前溪覆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將衣服擁護伯桃已是寒入膠理手直足挺氣息奄奄漸漸欲絕角哀謂曰我若是久戀亦凍死奚死後誰葬吾見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已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葬伯桃點頭半答少頃氣絕角哀只得取了衣糧一步一回顧悲哀哭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後人有詩贊云

寒來雪三尺　人去途千里　長途苦雪寒　何況囊無米
并糧一人生　同行兩人死　兩死誠何益　一生豈有恃
賢哉左伯桃　順命成人美

角哀推車來冷半饑半飽來至楚國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何一而進入曰宮門外設一賓館命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逕投賓館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雖藍縷器宇不凡慌忙答禮問曰賢士何來角哀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雍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學問如何角哀有問必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時召見問富國强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皆切當時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拜爲中大夫賜黃金百兩彩緞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將左伯桃脫衣并糧之事一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感歎諸大臣皆感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白臣乞告假到彼處安葬伯桃已畢卻回來事大王元王遂賜已死伯桃爲中大夫厚賜葬資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角哀辭了元王遂奔梁山地面尋着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就地於清塘之原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峯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葬起墳四圍築牆栽樹離墩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像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牆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于享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哀是夜明燈燃燭而坐感歎不已忽然一陣陰風颯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燈影中或進或退隱隱有哭聲角哀斗曰何人也輒敢夤夜而入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賢弟記憶初登仕路奏請葬我更贈重資并棺槨衣衾之美內事十全但墳地與荊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爲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漸離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夜仗劍來馬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吾上以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墓取屍擲之野外有此危難特告賢弟望改葬于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驚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荊軻墓

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戮緣何有墳在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荊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瘞其屍葬於此地每年祭祀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荊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儘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入秦行事喪身誤國刼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可如此吾當毀其廟而發其墳永絕汝之根本罵訖郤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荊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歸至享堂是夜秉燭以待果見伯桃更咽而來告曰感賢弟如此奈荊軻從人極多皆上人所獻貧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莫於墓前吾得其助使荊軻不能侵害言罷不見角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鎗器械建鼓十人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哀出戶觀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荊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陵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豈能戰陰鬼也雖勢草之人但能助威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荊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貽禍於百姓須臾之間土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拗他不過只得罷了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謝楚王言昔日伯桃併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賞厚荀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圖報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焚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荊軻强魂所逼去往無門我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拘土人之意尋爲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感此强魂汝等可將我屍骸葬於此墓之右生死共去以全吾兄并糧之義回奏章者萬乞憐恕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殯殮埋於伯桃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清晨視之荊軻墓上震裂如亮白骨散於墓前墓邊茲栢俱折起廟中忽然起火燒成白地鄉老大驚都往平立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土大夫勅賜廟額曰忠義之詞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斷荊軻之靈自此絕矣土人四時以祀所感甚盛有古詩爲証

古來仁義包天地　只在人心方寸間
二士廟前秋日淨　英魂堂上月光寒

第十二卷終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偶逢奇事感人心　　偶向青燈閱古今
忠臣到受奸臣制　　肮髒英雄淚滿襟
休解授綬慢投簪　　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　　天道昭分真與浮

話說明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国泰民安只爲用錯了一個奸臣獨亂了朝政險些要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揣摩帝意奉承湯藥進獻供奉清詞繇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殘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繇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因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强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也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號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買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即得陞於顯位如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門皆與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說他句言語見若不是眞正關龍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国的寧可悞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字悠慨時事爲神童詩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學　　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　　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　　聞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　　只有奉承高

只爲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轟轟烈烈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

家多孝子親安樂　　國有忠臣世太平

那人姓沈名鍊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聚諸葛孔明之爲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鍊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篇家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溧陽茌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眞個是

吏肅惟遵法　　官清不愛錢　　豪强皆歛手　　百姓盡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贓穢狼籍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樂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十餘兩坐者懼世蕃盛勢無人敢不喫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故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許馬給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事略辱沾面便發赤眉頭打給愁若不勝世蕃自走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朵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閉著氣一連几口吸盡不喫也罷經喫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牆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脚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擄袖而起搶那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鍊聲色俱厲道此盃別人喫得你也喫得別人怕著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世蕃一欠而盡沈鍊擲盃於案一般拍手呵呵大笑嚇得衆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著頭不敢則聲東樓假醉先辭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著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捏兩把汗沈鍊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幾杯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廝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怪不如先下手爲强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成個機會方纔下手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權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就枕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已就起身焚香盥手寫起奏疏疏中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兇極惡欺君悞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鍊誇訕大臣沽名釣譽著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嚴世蕃差人吩咐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鍊打死厮得空上官

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重沈公氣節況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合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安州爲民沈鍊帶著棒瘡即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廖了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袞次子沈衮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袤年方週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覩怕嚴家沒一個敢來送行有詩爲証

一紙封章作廟廊　蕭然行李入邊荒
相知不敢攀鞍送　恐觸權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地方那保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塞鄉風景舉目淒涼況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怪厭欲覓間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人打著小傘前來看見路旁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問道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鍊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高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麼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攜寶眷同行到寒家住下再作區處沈鍊見他十分殷勤只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宅院却也精雅那人揖沈鍊至於堂中納頭便拜沈鍊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爲嚴賊當權襲

職者都要重賂小人不願爲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也又聞謫官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袞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吩咐莊客宰豬整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杯以寬勞頓沈鍊謝道薄水相逢便成厚款何以當此賈石道農莊粗陋休嫌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自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鍊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尋了一回轉來道貧房僦多只是離鄙低窪急切難得中意閣下不若就在草舍權住幾時小人領著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閣下還朝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鍊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隨之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護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畢慌忙吩咐莊客推倒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子將細軟家私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伙都留與沈公日用沈鍊見他慨爽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個村農怎敢僭攀貴官沈鍊道大丈夫意氣相投那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歲就拜沈鍊爲兄沈鍊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相見了做一家兄親戚賈石陪過沈鍊吃飯已畢便引著妻子到外舅李家去住自此沈鍊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時人有詩嘆賈石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眞　移家借宅表情親
世間多少親相友　競產爭財傷死人

却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參劾閣老貶斥到此人人敬迎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攜酒餚來請沈公喫的又有遣子弟拜於門下聽教的沈鍊每日間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前故事說到開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少無不聳聽惟唯或時唾罵嚴嵩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就罵他不仁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爲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都來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札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一寫明奸相嚴嵩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點得執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個事頭殺那沈鍊方免其患適值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吩咐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乾兒子楊順去做吏部依言就將那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到嚴府拜謝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談及沈鍊并托他要查其過失楊順領

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藥惟需酒　鑄就鋼刀待舉手

可憐忠義沈經歷　還鄉偶人誇大口

却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倫答引衆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擄去男婦無算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爲追襲之計一般箭鑼聲鼓揚旗放砲鬼混一場那曾看見半個韃虜的首級解往兵部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民將他剁頭斬首充做韃虜的首級解往兵部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錬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惹禍太歲中書不知寫甚麼說話那裏肯與他送進沈錬罕了青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略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於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於韃虜矣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殺生報主意何如　解道方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夜　寃魂相喚覓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批得粉碎卻說沈錬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寃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　又詩云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已著勞

不朝單于誅百姓　可憐寃血染霜刀

本爲求生來避虜　誰知避虜反戕生

早知虜首將民害　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總督標下有個小廝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并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枉著勞

何似借他除佞賊　不須奏詰上方刀

寫就密書連改詩封固就差羅鎧送與嚴世蕃書中說沈錬怨恨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劍客要乘机報仇前番韃入虜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世蕃見書大驚卽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任按彼處當爲相國了當這件大事世蕃大喜卽吩咐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官大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却這心腹之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敕命來到官府到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學生爲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飡恨無良策以置此人於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錯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

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廣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遵上文書楊順折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亂嫂係妖人蕭芹之孽原來蕭芹係白蓮教的頭兒向來出入廣地慣以燒香惑衆哄騙愚俗蠱惑百人自爲一營俺答九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預虜酋俺答說白家有音術能呪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潰虜酋閻浩楊亂嫂被他哄動尊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一營俺答九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嚮導國中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敘總督時遣通賂事略虜中頭目脫懶對他說道天朝情願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硬相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僞哄騙你家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術法委的喝得城頹呪得人死那時合當重用若呪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頹顯是欺誑何不練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豈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身點頭道是對郎主俺答說了便答大喜約會蕭芹要將于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穿服色連夜脫身逃走彼居庸關守將盤詰拘其黨審源張鑾隆時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吾衆山西幾處處俱有一向分頭緝捕今日閻浩楊亂嫂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窒害沈鍊如何不喜當晚就請路御史夾後堂商議道別個題目慨而沈鍊不了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亂嫂招中竄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鍊沈鍊因失職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孽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後患先用密奏上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鍊之命必無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本稿約香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票帖便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那刑部尚書許論是個罷官沒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吩咐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著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叅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陞正三級俟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卻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裏拿沈鍊下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夔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爲嚴家報仇之意然已下獄必然誣陷重罪兩位公子及令逃竄遠方時待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住在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沈袞道未會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徇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避全身之計尊大人處罪某自當央人看顧不煩繫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異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駭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爲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袞沈夔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喚惜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教之竄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

隨時處決怕他在衆人面前喜歡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賣飯病狀將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慫賈石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屍首囑咐獄卒官府要裏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却瞞著沈袞兄弟私下備棺盛殮了理於隙地事畢方纔向沈袞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洩漏沈袞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苦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極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棺回靈柩以此遲延不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爲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爲你家門戶豈因久占住房說發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被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即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往便了罷著堂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鍊親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記念他日相逢以此爲信沈袞就揭下二紙雙手摺疊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覓定楊隆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鍊未肯干休自已與沈鍊相交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話下却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使於獄中取出聞浩張胤孃斬訖并要割沈鍊之首一同裹示誰知沈鍊真首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裏辨驗得出不再話下再說楊順看見止於陰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沈思半晌答道沈鍊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貸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相國不足我之之意想在於此楊順道新如此何難之有如今再上個本說沈鍊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遣該坐罪抄沒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懼再訪他同射之人的幾個住徙并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却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打盡可不快哉只怕他兄子知風逃遁却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票帖到嚴府知會目連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著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遁只候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

破巢完卵從來少　剜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　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官奉著票牌差人來拿沈袞家屬并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緣報此見賈石見幾之明也時人有詩贊云

義氣能如賈石稀　全身遠避更知幾
任他羅網空中布　爭奈仙禽天外飛

却說楊順見拿到沈袞沈褒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虜賣迹二沈高声叫屈那里肯招被楊總督嚴刑考打有得體無完膚沈褒沈袞熬痛不過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寰尚在襁褓免罪隨著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边不許在保安居住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沈鍊長子沈寰是

紹與有名秀才他時得第必然銜恨於我蓋不若一并除之永絕後患亦要相国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吩咐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賫文前去囑他中途伺候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成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遷金紹讀了台旨汲汲而同著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非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萬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你齎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轉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回話張千李萬道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吩咐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往南進發却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廩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爲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繇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就將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遭徙極邊放声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攢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秒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直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釵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著哭吩咐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著小妻閻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著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卻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声未絕只見閻氏淑女說道官人說那裏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願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閻氏道老爺在朝爲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妄帮苦官人到官申辨決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閻氏說得有理極力寬援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木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晚衆八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促上路閻氏換了一身新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背著行李跟著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目不忍說一路行來閻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楊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么喝六漸漸難爲他夫妻兩個來了閻氏看在眼裏私對丈夫

說道看那兩個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提防沈小霞那雖然點頭心中還只是半疑不信又行幾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共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聞氏說道這差人其心不善我恆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洛寧地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濼一路荒野都是响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兇起來爾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得爾如何是好聞氏說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在此不怕那兩個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洛寧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爾婦人家沒主量打發這兩個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死同生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儘走奴家自會擺布不勞掛念這裏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一日吃了一肚酒夠七的燒睡全然不覺次日早起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洛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兆新開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吃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爾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

千道雖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內爾緊跟著同去萬無一失話休絮煩看看已牌時分早到洛寧城外揀個潔淨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那一位同我到朱門走遭轉來喫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高低世情看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爺死了爾又在難中誰肯隨手交還在自討個厭賤不如吃了飯趕路爲上沈小霞道這裏進城到東門不多路好反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麼便宜李萬貪了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慫恿該去沈小霞吩咐聞氏道耐心坐坐若轉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飯必然有些齋粥明日補個轎兒擡你去這幾日在生日上坐看你好生不慣聞氏覷個空向丈夫去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到休教奴久待則個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咐道若嗎家留飯坐得久時千萬勞爾僝僽一去李萬答應道不消吩咐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李萬托著大意又且濟寧是他常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慮走了幾步又趕急起來尋個毛坑上自我方便了慢七的望東門而去那說沈小霞回頭看時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喫了一京沈裏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袖道借一步說話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裏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姪有話快說休得悲傷悞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嵩陷已不必說了兩個

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指殺害只有小姪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出等處唆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脫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姪便就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强似死於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姪不妨我家臥室之後有一層復壁盡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內收住數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那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而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迹不到之處每日茶飯都是那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敢洩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　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漢吏　自有曾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主事家而來到於門首問老門公道你老爺在家麼老門公道在家裏又問道又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可曾相會老門公道正在書房裏吃飯哩李萬聽說一發放心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李萬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襄那官人逕自出門去了李萬等得不耐煩肚裏又饑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老門公道方纔出去的不是李萬道老爺書房中還有客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萬道方纔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萬道老爺如今在那裏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後定要睡一覺此時正好睡

吧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三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是當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緝奸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饒係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姪之稱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府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還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声教他快快出來要赴路的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麼說話我一些不知李萬耐了氣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声罵道見鬼何常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裏中一槩不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干係出入都是我通稟你却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麼强裝着公差名色偷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纔爾爺問起李萬聽說愈加着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襄是朝廷要緊的人犯不是當耍的請教老爺出來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在睡覺沈襄是朝廷甚事誰敢去稟爾這蠻子好不達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來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牆壁捎了一大拍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了數聲只見裏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誰門的在那里於誰在廳上喧嘩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莫非書房在那西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從廳後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萬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處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從步依舊退到廳上聽得外面爭鬧李萬到門外看時却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

和老門公在那里爭鬧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繇分說便怒道好夥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已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間蕩不能趕犯人出城去待怎麼李萬道還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萬道我只登了個城被蟲子上前了幾步跟他不上一直趕同這里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正在書房中留飯我說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喫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却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裏頭不在裏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係不關我事說罷便走李萬趕上批住道人是在裏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帮說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這等要緊張千道他兩小老婆在下處方纔雖然囑咐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川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萬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著飢守候到晚並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餓的荒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吃去不多時只聽得擂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開上了李萬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怎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然這裏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房簷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裏起一陣風微微的下幾點

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凄楚捱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却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边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擁而入在廳上大京小怪高声発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張八嘴好不熱鬧街上人聽得宅裏鬧杪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閑看京勁了馮主事從裏面走將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

頭帶馳子花匾摺孝頭中身等反摺縫補服粗蔴衫腰繫蔴繩足著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声老爺來了都分立在兩边主事出廳問道爲甚事在此爭鬧張千李萬向前施礼道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官大總督爺公文來的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繇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姪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營家們又不肯代稟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発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經歷沈鍊的兒子麼李萬道正是馮主事掩著兩耳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国的仇人那個敢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却亂話官府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可當得起他怪的你兩個配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小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却來圖賴我叫家童與我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閉了不要惹這閑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要馮主事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推的推挨的挨熱時鬧成衆人擁出大門之外閉了門獨自聽得嘈乞的亂罵張千李萬面面相覷開了口合不得伸

了舌縮不進張千理怨李萬道昨日是你一力慫恿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萬道且不要理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大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暗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藏老婆豈有不知兩个一頭說話飛奔出城復到飯店中來却說閒氏在店房裏面聽得差人声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李萬將昨日往毛則出茶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后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進城就喫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眞个不到他家了必然還有个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趁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說猶未了只見閒氏含著眼淚一隻手扯住兩个公人叫道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萬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裏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處追尋你到問我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將衣袂掣開氣忿忿地對虎一般坐下閒氏到走在外面攔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閒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个多月身孕我丈夫割捨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爲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事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兩个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休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牌長與你丈夫平日無怨往日无仇著甚來歸要害他性命閒

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夫是嚴閣老的仇人他兩个必定受了嚴府的囑托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兩詳情他千鄉萬里帶著奴家到此處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抓身婦女看著何人公公這兩个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著奴家同他去官府處叫冤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幾句沒處插嘴老店主聽閒氏說得有理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道小娘子說便是這般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候他一日閒氏道依公公等候一日不打緊那兩个殺人的兇身乘機走脫了這干係是誰當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兄弟兩个又到這裏則甚閒氏道你欺却負我婦人家沒主張又要指望姦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屍首在那裏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个明白老店官見婦人口舌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閒看的一時閒聚了四五十人閒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个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閒氏向著衆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指引則個這兩個兇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衆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萬欲向衆人分剖時未說得一言半字衆人便道兩個牌長不消辨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著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衆人擁著張千李萬擁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裏尚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閒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這番進衙門看見大

門上架著那大鼓鼓架上縣著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擂擂得那鼓振天的響嚇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跑來將繩縛住喝道這婦人好大膽聞氏哭倒在地口稱滸天寃枉只見門內呼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偏坐堂間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聞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偏喚張千李萬抵擋不過王兵偏思想道那嚴李萬說一句婦人就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擋不過王兵偏思想道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発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扣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萬招稱爲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好像個貞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問於空房打禱去那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那急忙迎接至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纔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著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无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說罷竚起身來道老公祖既有公事政不留坐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轎上想道據馮公如此俱怕嚴府沈襄必然不在他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不納朋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回到州中又取出四人來問聞氏道你官人除了馮主事家中還認得有何人聞氏道此地並無相識知州道你丈夫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是幾時來回復的說話聞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飯前去的却是李萬同出店門至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促上路也至城中去了天晚方回來張千无自向小婦人說道我李家兄弟跟著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雙匹而回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著忙如何將好言語勸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尸首埋藏停當却來回復小婦人望青天爺明察冤枉知州道說得是何理說喝教手下將那張李重責三十打得皮破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地上了兩夾只是不昭知州相公再欲夾時張李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捱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菴住下差四名壯鎧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釋放歸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張千李萬一條鐵鏈鎖著四名武壯輪番監押帶得幾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爲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當酒喫了那臨清去處又遠茫茫蕩蕩來千去萬那裏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菴住下剛剛五日准准

的又到州裏去啼哭要生要死知州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比較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歸打了多小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單剩得李萬只至得尼姑庵來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吕楊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倒著實無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滅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日且來小娘子休去州裏啼啼哭哭寬小的比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聞氏道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咨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諾諾連吉而去有詩為正

白金甘酒釀兇謀　誰料中途已夾囚　鎖打禁持蒸不得　尼庵苦向婦人求

官府立限緝獲沈裏一來為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二來為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機會却說總督楊順御史蹤借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日夕封侯拜爵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總兵時來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畫情劾奏一本奉劾路稽朋奸助惡那嘉靖主正當設醮祝壽見說罷**書平**哀天傷和氣龍顏大怒著錦衣衛相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怒不測一時不及救護列底奸**他**於中調停止於削奪為民可笑楊順路稽殺人害人至此徒為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訴兩個差人又死去了一個只剩得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吩咐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幾個頭出得府門一道煙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却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復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不知都是馮主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庵寄居晴晴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千李萬都逃走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待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裏在內讀書只不敢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陵父親上本留已侍養却於裏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主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來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眞仙正直無阿萬一箕下判斷有作聖心乞恕微臣之罪嘉靖主道厥正頗陽天心正論與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呪神箕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正是

高山番草　父子關老　日月無光　天地顛倒

嘉靖皇上看了都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嘉靖主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蕃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厥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厥當即為處分卿不可洩于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

場而出從此嘉靖主漸漸疎了嚴嵩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去嚴世蕃憑藉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迹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愛惡子植黨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嘉靖主見疏大喜即陞應龍爲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成充軍之罪嚴嵩回籍未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强占民間田產蓄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得旨三法司提問問官重實覆去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奢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音信忙忙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庵訪問尋覓夫婦相見抱頭而哭聞氏離家時懷孕三月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已一十歲了聞氏親自致他念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馮主事方上京補官教沈襄同去訣理父塋聞氏暫迎歸本家園內居住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馮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鄒參議將沈鍊父子寃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寃本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力擔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往通政司掛號投遞聖旨下沈鍊忠而獲罪准復原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准貢諒授知縣之職沈襄復上疏謝恩疏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嘆適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與楊順合謀陷臣父子極刑并殺臣弟二人臣亦幾于不免寃尸未葬危宗幾絕受禍之陰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得首領于鄉使邊陲萬家之怨骨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寃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聖旨准奏復提楊順與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益禁刑部牢中處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襄到京依傍馮主事所寓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屬骨負掃理葬馮主事道是年娘處適纔已打聽個消息在雲州康健無恙今弟沈表已在彼遊庠了下官當還人迎之奪公遺體要緊賢姪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可也沈襄領命逕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踪踪第三日因偷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草堂吃茶見堂中掛一幅字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著姓名沈小霞看了又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爲何看之沈襄道動問老丈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筆也沈小霞道爲何留在老丈處老者道老夫姓賈名石當初青霞爲何受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有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後遭奇禍老夫懼怕連累甚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作成一軸時常展視如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初幼于沈表徙居雲州老夫時常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爲昭雪已曾遣人去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掛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的遺筆沈小霞聽罷連忙拜倒在地口稱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果是何人沈小霞姪沈襄此幅乃亡父之筆也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廝差人至貴府來提賢姪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遭其毒手不知賢姪何以得全沈小霞將潛蟄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稱難得便吩咐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乞煩

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倫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姪來此
擔荷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
道恩巧恩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要是沈表下馬相見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
諱奠的便是此日弟兄方纔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
所但見亂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反正要商議
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
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殯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
令先尊靈柩歸去一起帶歸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如何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
弟兄之意當日又同賈石至城西看了不勝悲慼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殮三人
面色如生毫不枯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擡了三個
靈柩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小姪欲問恩叔取去供奉祠堂幸
勿見拒賈石慨然許了取下掛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衙廨而別沈表先奉靈柩至張家
灣覓舟裝載沈襄復身又至北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回復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身此時
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子扶柩遠歸也有送賻合的也有贈贈合的也
有餽贈儀的沈小霞只受合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灣另換了官座舟曙遮起人夫一百
多名奔纔走得好不快不一日來到濟寧沈襄吩咐座舟暫泊河下單身入城至馮主事家

投了主事平安書信園中領了聞氏淑女并十歲兒子下舟先送了靈柩後見了徐夫人那
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滅門絕戶如今依然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
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底吃虧做好人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
府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在二十里迎接他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集將舟停泊馬頭府縣
官員都往弔孝奮時家產已自清查給還二沈扶柩葬於祖塋重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稱說
大孝撫按又替沈練建造了表忠祠堂春秋祭祀親筆出師表一軸至今供奉祠堂之中服
滿之日沈襄至京受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陞至黃堂郡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
他叔叔沈表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
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說道上帝憐其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以年兄爲南
京爲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至明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
已爲神安有詩爲証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　精魄爲神萬古揚　科得奸魂沈地獄　皇天果報自昭彰

第一早稲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十三卷終

東京早稲田高等學院
昭28月2日
圖書番號No.1120
購入
理科學演習室用